



左傳晏子對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齊侯由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月令曰。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敢或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

淮南子曰。畋不掩群。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

相傳曰我祀夏  
大事行乃以春  
大子也。用民以訓  
軍旅。所以示之  
而威天下。不務物  
祭宗廟。所以示  
之考。乃順天下  
然不時。則物  
不地。則物  
地者。之。皆。同。在  
馬之。者。見。則。既。之  
星。華。夜。為。感  
物。之。相。告。可。不  
量。乎。

而獵。豺未祭獸。且孕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  
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網羅不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  
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孕育不得殺。  
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斲不期年。不得食。  
國語。宣公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  
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  
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  
於是乎禁。且羅。獵魚鱉。以為夏禱。助生阜也。鳥獸成。  
水虫孕。水虞於是乎禁。且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

用也。且夫田不槎蕪。澤不伐天。魚禁鯤鰭。獸長麋麋。  
鳥翼鷩卵。玉舍蜚蜮。蕃庶物也。

史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曰。樂不盡般。殺不盡物。○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  
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臨四鐵。馬。嘉車攻。來吉日。

禮官正儀。乘輿乃出。○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  
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音無事棄。

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

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  
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氓隸。墾  
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官館  
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  
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於六藝之園。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  
狸首。無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群雅。罕單也。前有九  
流雲單之車揜捕也。詩小雅之材七十悲伐檀。樂樂

四人大雅之材一十一人故曰群雅

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恠獸。登明堂。  
坐清廟。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悅音鄉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勃音同然興  
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溢於五  
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若形。罷  
疲音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  
者不繇。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圍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漢揚雄羽獵賦序曰。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小。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駭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

囿開北垠。受不周

風

之制。以奉終始。顛頊玄冥之統。

皆北方神主。杀戮者。

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

共侍。共音恭。具物也。侍身事也。

成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

渭。經營鄠鎬。○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

唐典。匡雅頌。揖讓于前。招光振耀。蠻貊

同響。忽疾也。

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園口。後陳廬山。群公

常伯。揚未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

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  
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  
臨麒麟之園。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  
靈臺。罕徂也。希往也。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  
丞極同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  
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園。弘  
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園。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  
雉兔。收罝罟。麋鹿芟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  
於是醇洪管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

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  
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  
反未央。○長楊賦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霈而恩  
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斜。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  
有餘。其厯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  
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  
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遊。以露威靈。數搖  
動。以罷車甲。非人主之急務也。○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廼時以有年。振

師五祚。音作宮名習馬長楊。名簡力狡也獸枝武票。疾禽

唐張玄素諫太子承乾獵曰。古者曰三驅。非以教殺。

除民害也。若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

白樂天續虞人箴曰。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

取之以道。鳥獸虫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

太寶教曰。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林作材。

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飾成器用。教行商賈。

阜通材賄。

觀人

堯典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

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

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

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

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彰厥有常

吉哉。明試以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

左傳。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一子者侈。侈則不恤匱。不憫人之窮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務自大而預其上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歷年以必行其害必亡。○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

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后行。情貌言三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成其言匱。言不副貌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情不足而為貌疆其卒將復。及其情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蠻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實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辨以濟蓋也且剛

古今類月  
卷之三



而主能尚不本而犯不本不義怨之所聚也。吾懼未  
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晉公子重耳過曹。僖  
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  
侯而誅無道。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文子曰。楚  
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  
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  
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叔服能相人。公

孫敖見其二子。而服曰。穀也。食子難也。叔子。○鄭辭  
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盾夏日之日也。  
禮器曰。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韓非子曰。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  
慮。則下繁辭。

呂覽申不害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  
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  
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

春  
夫有功勿知也  
夫有功勿知也  
夫有功勿知也  
夫有功勿知也  
夫有功勿知也

古今類事  
卷之二  
四

則公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

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事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啓蒙訓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率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說苑曰。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

百節知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說林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若鵠之與鳥也。易知也。若葵之與菟也。易知也。惟其若芴芴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蘆。蕪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甘若毒。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芴芴與藁本之類也。

妙明子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可見知人則易。知己則難也。

史趙禹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東郭先生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趙王語趙文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音申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而悟。而贖我。是知也。知己而無禮。固不

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晉杜預受詔為黜陟課曰。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

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迨至

淳朴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班爵祿。宏宣六典。

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各不得

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傳訪。敷納

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

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

章。飾彌多。

抱朴子  
揚子曰  
未始有  
師長之  
明賢是  
修己之  
美矣

羊譚對武帝策曰。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無卓越雋  
異之才。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珠。大宛不乏千里之  
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二八由舜而南。顯伊尹  
負鼎而方用。

唐劉迺進知銓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今

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

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

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

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晉

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拔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蠅。豈不悲乎！誠能先改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

宋劉摯對英宗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移者，小人之尤也，終不可任。

梁周翰對理宗曰：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薦。古今同流，披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大聖，佐武輔成，盛德大勲，播天極地。管蔡流言，壹尾跋胡；偃木仆禾，僅得辨明。孔子大聖，刪述六經，祖述憲章，三年有成。伐木於宋，削迹於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區區後賢，瑣瑣立事，而欲其磨涅不渝，終始如一，竊以為難其人矣。以羔裘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苟欲指瑕，安得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

謝深甫曰：枵音中侈外者，多妄誕；激訐沽譽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隣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



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  
疑。○益稷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洪範  
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也。進用其行而邦其昌。○立政  
曰。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小雅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無怨無患。寧  
由君正。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文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左傳曰。祁奚稱其仇。不為詘。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不為黨。○舅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音葉之。敬相  
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興也。能敬必有  
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  
之罪也。殛。縣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  
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死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祁奚辭

八頁史

中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桑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留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運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之勇。去其懦。用人之仁。去其貪。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聞。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黑白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官。以官任其



衆力并則萬鈞不足奉也。君若用別應績不足康也。擇人而用之者。謂人而擇之者。謂人而躬以履之。勞故有困空之陰者。相後度。嫁之。禮也。君之臣。合之功。者。天既缺。孰為鍊石之人。白。已。傾。立。待。揮。戈。之。手。免。置。絕。倫。于。中。林。白。駒。無。于。空。谷。韓。退。之。曰。夫。六。木。為。宗。細。木。為。指。樞。樞。保。信。樞。闈。店。樓。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五。札。冊。砂。赤。為。素。者。牛。馬。為。動。物。故。之。皮。信。收。並。為。待。用。無。遺。者。匠。師。之。良。也。登。仰。選。以。禁。進。巧。拙。行。飾。為。妍。卓。學。為。傑。較。短。量。長。惟。若。是。適。者。宰。相。之。方。也。辰。士。元。之。驥。足。奏。言。備。之。牛。刀。越。文。子。取。人。于。管。庫。而。七十。之。管。庫。不。及。于。不。存。崔。然。

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為。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韓子曰。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彊。○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倫悖矣。

孔叢子曰。且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何也。知所妨者細也。

鬻子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

亢倉子曰。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議。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功。

古公頁史 卷之三 五





氣招標車載斗  
量不可勝用也

○陳子雖受其教  
仍為石進瑞位

雖奇於蕭何為  
後位。○為蕭何

之蕭何則子房不  
下耶矣。方按後

之五身則亦不  
東山矣。方按後

之玄數。如馬周  
新中上之馬周矣

不於傳後中毀  
長少乃為事之

在矣。林有指權  
由江為運中之羽

矣。并錄其氣數  
其行傳師不向人

問。○天○明  
至臣不為者

罪故奔此。此軍之  
其功。他。他。他

馬之。臣。臣。臣

赴。以。其。其。其

收。其。明。明。明

表。其。其。其。其

年。其。其。其。其

學。其。其。其。其

鄉。其。其。其。其

許。其。其。其。其

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議。則連城傳國之寶不至  
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為議。則伊尹仲  
山甫不立於朝矣。

史范睢上秦昭王書曰。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  
蔡。楚有和璞。此四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  
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  
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疎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王無以成其  
王業也。

陳軫曰。昔子胥忠於君。而天下願以為臣。曾參孝於  
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妾不出里巷。而售者良僕  
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屈原傳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歆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  
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楚人對項襄王曰。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





古今類事 卷十一  
魏無知對高帝稱陳平賢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  
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  
數。陛下何暇用之。

高帝雒陽宮論功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填鎮音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  
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河。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  
善走。士不必賢聖。要之知道。

鄒陽獄中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  
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  
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  
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  
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抱堯舜之術。挾伊尹之辨。懷  
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於君。而素無根柢之容。則人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

曲輪困離詭委曲槃戾也

武帝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趾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撲。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鏗。水斷蛟龍。陸割犀革。忽若篲汜塵塗。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

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及至駕齧膝。駢乘旦。五良執鞞。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追奔電。逐遺風。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

揚雄解嘲曰。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灌。則不能安當。



古今類聚 卷之三  
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梅福上成帝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人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衛武唐林上疏成帝曰。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

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夫。鄭興日食奏言。當擇人而用。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卻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谷永頌陳湯功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趙有廉頗。李牧。秦不敢窺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

不敢南鄉沙漠。

班彪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案梳之才。不荷棟梁之任。

三國傳瑕曰。行具則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眉之利。乃可議於斷割。○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入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秦宓薦處士曰。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

宋顏延之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

蘇綽對周文曰。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夫良玉未剖。與瓦石同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叩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

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環備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

裴政等傳論曰。大厦非一木之枝。王公非一士之畧。唐太宗曰。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

岑文本曰。使智使勇。使愚使貪。故智者樂立其功。奸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生。是以前聖必

收所長而棄所短。

虞世南曰。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

用興。

持權在臣

宋林栗曰。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迺臣。則迺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其權之旁落。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攬之矣。不使迺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竊之。

矣。顧謂得自執之。豈不悞哉。

洪疑曰。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

元許衡疏曰。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

明劉基擬連珠曰。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以驥騮駉駉。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耶。以之刈

草。不如鈎鑣之利。○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

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

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于春風。○物無全材。達用

為可。材無棄用。擇可為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

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

任。公輸構廈。棟梁枅栝。各得其良。

解縉疏曰。朝揖刀鐻。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

剔履之賤。袞綉魏我。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

無方。亦盍忱恂。有德。

葉居升萬言書曰。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損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

王恕議脩明治道狀曰。以資格處尋常之士。不以資格待非常之材。古今通制也。

王守仁邊務疏曰。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其所短。而人之常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

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彼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李夢陽應詔上書曰。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斬一節之拜。

楊慎瓌語曰。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

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 農桑

繫辭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耨。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禹貢曰：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

國風七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蚕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栽麥。○楚茨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左傳：號文公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

乎成。○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友執爵於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所以節勞也

素書曰。菽粟不足。末作不禁。民必有饑饉之色。而工

彫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綉綦組相稱也。謂之逆。神農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楨形。

管子曰。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

貧也。○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君之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剋。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

繡。

亢倉子曰。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爭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淮南子曰。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耒耜而耕。不過十畝。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滂



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谷者。以樹竹木。春伐桔槁。夏取菓。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人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

古今之未聞也。

史蔡澤稱商君以告范雎曰。決製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

鄴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

賈誼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

漢王符浮侈篇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始終。

食貨志。鼂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有其民哉。

宋顏延之曰。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開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主。則督妻子而趨耕織。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

五代竇儀對周世宗曰。國家之利。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于國。而出于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盡。

高皇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水

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竒巧之技。作而後  
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  
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  
在於禁華靡。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  
庶民之家。不許錦繡。庶幾可絕其弊。

周宣矯千祓之禮。魏公納諫。漢文缺三雅之義。賈山置之。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二終

